

沈子簋「見厭于公」解

周 法 高

楊五銘西周金文被動句式簡論（古文字研究第七輯，1982，PP. 309～317）說：

金文中還有一例「見」字句和「於」字句結合運用的被動句式：

嗚呼，乃沈子妹（敕）克蔑，見厭于公，休沈子肇、斲、狃貯積。（沈子簋）

郭沫若先生定此簋爲康昭時器，他說：『厭如今人言滿足，書洛誥：「萬年厭于乃德」，毛公鼎：「皇天弘厭厥德」，叔夷鐘：「余弘厭乃心」。』可見「（沈子）見厭于公」即沈子被公所厭足之意，施動者爲公，其句式和前引的「蔡澤見逐於趙」等例相同。（PP. 315，316）

案該文末有按語云：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學王力先生的親切指導，並曾得到中山大學孫稚雛先生的熱情幫助，謹誌謝忱。（同上P.316）

可見此文曾得到語法學家王力和金文學家孫稚雛的認可。引用沈子簋的釋文和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46 頁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斲」字郭釋作「田、斲」二字，可能是遵從孫稚雛的指示的。按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 50，它簋釋作「斲」。大概郭釋爲二字是不對的，因爲三個地名並列，第一個地名後面不須要加個「田」字。

此外，楊氏釋文中的「妹」（敕）」，郭氏釋文作「敕」又「厭」作「厭」，大概是根據金文的原形隸定的。陳氏釋文作「妹」和「厭」，大概是爲了排字方便的緣故，偏旁在左在右都是同一個字。沈子簋前面有一句話說：「念自先王先公迺（敕）克衣（殷）。」（據郭氏釋文）郭氏說：

「迺妹克衣」，妹讀爲敕，說文：「敕，撫也，讀若弭。」弭敕妹古音同部同紐。衣卽是殷。（考釋 48 頁）

陳夢家說：

「烏乎」起是第三句，謂它見厭于公，以其貯積作爲此簋以饗己公并格多公。厭字省广，毛公鼎「皇天弘厭厥德」，洛誥「萬年厭于乃德」，叔夷鐘「余弘厭乃心」，周

語下「克厭帝心」韋昭注云「厭，合也」。（西周銅器斷代（五），考古學報第十三冊，文見王夢旦編金文論文選P. 233）。

可見對於「厭」字的解釋，如果解作「足」而釋為「被公所厭足」，實在不能文從字順；不如解作「合」為佳。

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1982）第十七章第三節「被動式的起源和發展」引用楊五銘在1980年9月在成都召開的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上提出的一篇名為西周金文被動句式簡論的油印本論文，指出西周金文中已有「見…于」式表示被動意義的句子，又引沈子簋為證，並且說：

嗚呼，乃沈子妹克，見厭于公，休沈子肇、敷、狃貯積。（沈子簋）

並且說：

令人驚異的是，這種較完善的被動式，竟然早就產生于西周的金文。（P. 251）

唐鈺明、周錫馥論先秦漢語被動式的發展（中國語文1985年第4期，PP.281～285）也引用沈子簋這一條，並說：

我們認為此例大有可疑。疑點之一：「見×于×」式是「于」字式與「見」字式相結合的，比較完善的綜合型被動式，這種形式是「于」字式以及「見」字式廣泛流行之後，亦即戰國後期才出現的，何以西周早期會孤零零地冒出一例呢？疑點之二：此句（乃至此篇銘文）的釋讀其實尚成問題。比如于省吾、吳闈生就都將「厭」字解為「合也」。（于說見雙劍謬吉金文選，吳說見吉金文錄。）則更是明顯的失誤。

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作冊虢匭）

此例的「見服」實與「見事」同義：「匭侯旨初見事于宗周。」（匭侯鼎）楊樹達指出：「見事蓋猶言述職」。（積微居小學述林、書康誥見士于周解）查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詩經、周易，「見」字通作實詞用，並未虛化，單純型的「見」字式尚無以產生，更遑論綜合型的「見×于×」式了。（P. 282）

按唐、周二氏的說法很有道理，他們在題目下有個小注說：「本文蒙潘允中教授審閱，謹誌謝忱。」大概潘氏也認同他們的意見，而承認自己前說之不妥了。

我覺得「見、厭于公」裡的「見」和「厭」是兩個動詞，解作「朝見公，並且合于公的心意」，那就是說：朝見時二人很能契合。在上古，幾個動詞連用，是很普通的。姑且在金文裡面舉一個例子吧！

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賁。（乖伯簋）

此銘見郭氏前引書147頁。銘中的「至、告」和「至見獻賁」都是兩三組動詞連用的例子；第二例有「見」字後面跟著另一組動詞加賓語，和沈子簋「見」字後面跟著另一組動詞加介詞片語的例子有點相似。經過這樣解釋後，沈子簋的例子就不能解釋作被動句了。

此外，唐、周文引用作册虢卣的例子，在管燮初 西周金文語法研究（1981）「4.12 受事主語」項下說：

受事主語都是人物名稱，謂語表示被動語氣。被動語氣的表達方式有六種。

A. 謂語中有一個副詞「見」表示被動。

(1) 佳公太史見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太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作册虢卣）——于公大史股職事于宗周那年，在二月月半后乙亥日，公大史均服習于君王之所，受諸長官的品評。（P. 60）

此器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列為第29器，乃成王時器；比較第59器它簋（即沈子簋）列為康王時器還要早。根據管氏的白話翻譯，並沒有被動的意思，因為他把「見服于辟王」譯作「服習于君王之所」。前引唐周文引楊樹達說認為「見服」實與「見事」同意，「見事」蓋猶言述職。

李瑾前引文也引作册虢卣作為「見」字句的例子，並且說：

爾雅釋詁「服，事也。」詩大雅蕩「曾是在服」，毛傳「服，政事也。」此蓋訓為「職官」，用為動詞，義與「官」同，「咸」同「已」，「公太史咸見服于辟王」者，辟王咸官公太史也。（前引書P. 84）

李氏知道「服」訓為「政事」，而不能像楊樹達所說「見事猶言述職」，把「見服」分析作「述語加賓語」的組織；反而認為是名詞用為動詞的例子，非常牽強。

管氏前引書「4.12 受事主語」項下說：

B. 在謂語之末或主要成分之後加一個表示施事的次動賓結構，構成被動語氣的謂語。（前引書P.60）

以下接著舉了好幾條例子，其中有一些顯然不是被動式的句子，例如：

中乎（呼）歸（饋）生鳳于王，餽于寶彝。（中齋）——王令以生鳳饋中，書于寶貴的彝器銘文。

按郭氏考釋說：

「中乎歸生鳳于王」，語乃被動調，言王呼饋中以生鳳也。（18頁）

郭說為管書所本。可是郭說似乎相當牽強，解作「中被王呼召送生鳳」，遠不如解作「中叫人送生鳳給王」來得直截了當。後一解釋在「乎（呼）」字後面省略了兼語。我在金文詁林「0610 乎」字條下37例中找到兩條「乎（呼）」字下省略兼語的例子如下：

穆王才（在）莽京，乎（呼）導（漁）于大池。（通簋）見郭氏考釋 55頁。

乎（呼）易（錫）鑾旂。（封簋）見三代吉金文存卷8頁49下。

上述二例和中齋一例都是省略兼語的例子，可見我的解釋是有根據的。

唐周前引文說：

過去一般認為被動式產生于春秋以後（比如王力先生就認為：「真正的被動式在先秦是比較少見的，而且它的出現是春秋以後的事。」漢語史稿第 420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新 1 版）。1980 年楊五銘在郭沫若等前輩零星論述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西周金文已有被動式的論點（管燮初、李瑾不約而同地持有同樣看法），其結論大體可信。實際上，西周時期被動式不僅見諸金文，而且典籍也不乏其力。我們普查尚書、詩經、周易三書，共得十八例，均為「于」字式。（前引文 P.281）

按：管李二氏未免有濫用被動式解釋的例子（見上文）。我在民國四十五年（1956）出版的古代被動式句法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8 本，PP.129～139）（註 2）和民國五十年（1961）出版的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第三章第一節第五項（PP.89～98）中已經舉出麥尊、召伯虎簋—虜羌鐘等金文中的例子了。

註 1：李瑾漢語殷周語法問題探討（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1982，PP.68～90）P.83 也引用沈子簋此條，認為是表被動的「見」字句，並且說：『「厭」，「厭」字之異，此訓滿足，滿意。「見厭于公」即「公厭沈子」，謂「公滿意沈子」也。』（P.84）

註 2：初印於中國語言學論文集，1968，香港，PP.435～445；重印於民國六四年，197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